

評 劇

告 金 扇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編 者 的 話

一、“百花社”是吉林省評劇老藝人自願結合，本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從事研究、繼承與發揚傳統評劇藝術的團體。其主要任務之一，是收集、記錄並校勘、編輯傳統評劇劇本。

二、“百花社”的執行委員會，由下列著名評劇老藝人組成：李岱(李小舫)、劉艷霞、鄭錫五、姬忠煥(小金鈴)、劉芳田、成宗瑞、張麗雲(筱桂花)、唐鶴年、菊桂笙、水蓮珠、張寶順。

三、鑑於過去評劇傳統劇目還無完整可靠的劇本出版，有礙於評劇遺產的研究，因此傳統評劇劇本的編輯方針，是對原來有劇本的傳統劇目，加以校訂，使之正確可靠；對無劇本的傳統劇目，則經社內委員研究、整理，使之成為完整的劇本：以便於青年演員學習傳統劇目，並給從事評劇傳統劇目研究、整理的同志提供較為可靠的資料。

這個工作是極有意義的，也是相當艱巨的。我們力量有限，難免力不從心，歡迎各方面給以支持和指導。

百 花 社

前 言

“告金扇”是个民間傳說故事。据知成兆才老先生有手抄單詞，但無完整本。

康伯夫妇家貧，为陈紀才家看坟。康生一女，名康秀英，一日与陈子国宏門外調情，陈故遺金扇，女拾得珍藏，为隣人邱三所見，当夜邱趁女父母外出，往逼姦秀英，女不允，被杀。康夫妇回家，見女死，以金扇告官，控陈姦杀秀英，官判陈死罪。賴行窃人攔刑作証，案始大白，官釋陈，捕邱三論死。

此剧前重花旦后重青衣，而以青衣为重头戏。已故評戏名演員余鈺波（艺名楊柳青）飾演李氏最为擅長。

校訂者早年曾編校此剧收在“評戏大觀”中，現依評戏大觀本又对某些猥褻的或過於粗糙的詞句作了修改；並將錯訛脫落的字句，作了訂正。由於資料不足，疏漏之处恐所难免，希望各剧团演員，專家和讀者指正。

編 者

人 物 表

康 伯（簡称康，老丑）	班头乙（簡称乙，小丑）
張 氏（簡称張，彩旦）	陈紀才（簡称才，老生）
康秀英（簡称英，花旦）	李 氏（簡称李，青衣）
邱 三（簡称三，小丑）	陈国清（簡称清，杂行）
陈国宏（簡称宏，小生）	劊子手（簡称劊，花臉）
众学生（簡称众，杂行）	張世公（簡称公，武丑）
卢長清（簡称卢，老生）	典 氏（簡称典，彩旦）
班头甲（簡称甲，小丑）	四青袍（杂行）

第 一 場

登場人物：康伯 張氏 康秀英 邱三

（小鑼上康伯、張氏）

康：（念）家無产业受了貧。

張：（念）吃穿全靠来看收。

康：老汉康伯（讀如博）。

張：老身張氏。（小坐）

康：一輩無兒，所生一子。

張：我說老头子，咱們一輩無兒，那来的一子呀？

康：我說老婆子，我說的是个女子。

張：哦！我說呢，沒兒可那来的子呢？

康：老婆子，昨天我赶集去，听說她姥姥因为“猫”月子得

病啦！

張：你这个老东西！我媽都六十六咧，还能生养？一定是孩子她大妯子生小孩难产，把她姥姥給吓病了。

康：对喽！是孩子她大妯子生小孩难产，把她姥姥給吓病了。咱們得看看去才对呀！

張：是呀，我媽那么大的年紀了，看看去对呀，我也很想她姥姥了。

康：我也是那么說。她姥姥那么大的年紀了，有今天沒明天的，我也想看看她老去。咱們兩口子一同去，叫咱們丫头看家。你叫出了头囑咐囑咐她，我备驢去。（下）

張：女兒哪里？快来！

英：（內白）来了！（小鑼上康秀英）

（念）正在房中習女紅，

忽听母親喚秀英。（進門介）

母親將兒喚来，有何吩咐？

張：丫头是你不知道啊，你姥姥得病啦！媽和你爹爹探望你姥姥病去，你要好好的看家。

英：爹娘早去早回，免兒掛念。

（康伯牽驢上，拴驢進房介）

康：丫头她媽！驢是备好了，你和咱們丫头說过了嗎？

張：我們娘倆都說好啦。

康：丫头去給你姥姥拿点鷄蛋；丫头她媽，門外上驢吧！

（秀英回身取筐遞介）

（張氏、康伯、康秀英同出門介）

英：爹娘可要早些回来！

張：兒要好好看家。

英：是兒記下。（抽場下）

康：丫头她媽上驢吧。

張：老头子，这小毛驢老实呀？

康：老实可是老实，就是有点搗蛋。

張：老头子，可別把我給摔着了。

康：不要紧，有为臣保駕，大料無妨！

張：你說啥笑話，看叫咱們丫头听見。

康：丫头早就进屋去啦。

張：你这死老头子，就是老沒正經的！

康：老要張狂少要穩么！

張：唉！你呀！

（唱）門外上了“二驢革”，①

康：（唱）康伯在后边紧跟着。

張：（唱）今天咱們把親探，

准有好吃与好喝。

康：（唱）康伯開听心里乐，

什么吃喝你說一說。

張：（唱）依我說今天准吃过水面，

康：（唱）不对吧。依我說准吃压饅餡。

張：（唱）她姪子在月子里怕是沒人做，

也許給咱們蒸饅餡。

康：（唱）依我說是粳米干飯粉条燉肉，

再不然就是杂（音川）火鍋。

張：（唱）有吃有喝你就乐，

你不管我媽的病体是如何。

康：（唱）你媽年迈是老病，

常鬧腰疼犯咳嗽，那还用惦着！？

張：（唱）你总是得乐且乐得过且过，

好吃好喝你又好說。

康：（唱）唉！好說好笑誰不知道我，

这不过是兩口子走道閒勞咯。

催驢要把庄村过，（流板）②

（小鑼碎上邱三）

三：（唱）叫声大嫂与大哥。（鎖板）

大哥大嫂，要向何往呀？

張：上我媽家探病去。

三：誰病了？

張：我媽有病啦。

三：你們兩口子，都去探亲去，誰看家呢？

張：你姪女看家呢。

三：你們兩口子，今天晚上还回来不回来呢？

康：老三哪，我們兩口子是“放風箏帶送飯”早晚得回来呀。

三：那好哇！

康：老三哪，到坟前坟后替哥哥我照应照应。

三：您老兩口子，就請放心吧。

康：老三多有費心了。（康、張催驢下）

三：噫呀咧！老康伯兩口子去探亲去了，他們家里只剩下康秀英这个小丫头，也十七八了，長的小模样倒有几分姿色，我不免去到她家找她說笑說笑便了。（急下）

第二場

登場人物：康秀英 陳國宏 眾學生 邱三

（小鑼上康秀英）

英：（念）爹娘去探親，

叫奴掛在心。（小坐）

奴，康秀英。年方一十六歲，尚且待字閨中。今早爹娘往外祖家中探病去了。眼看天色過午，還不見爹娘回來，好不令人掛念！奴不免習練針黹，到在門外張望爹娘便了。（海青歌，撚綫介）

（唱）手拿鋼針綉紅絨，

秀英房中做女工。

二老爹娘去探病，

天色過午未回家中。

女孩獨守坎塋地，

孤單寂寞甚冷清。

今晚爹娘若不回轉，

長夜淒涼害怕耽驚。（甩腔）

停針窩坐向外走，

大門不遠面前迎。（小圓場）

用手開放門兩扇，

扭扭西來望望東。（看介）

秀英門外落下坐，

等候爹娘回家中。

心思口念針綫活兒做。（流板）

(小鑼碎，陈国宏帶众学生上)

宏：(唱)来了学生陈国宏。

天色將晚把学放，
帶領着众家学友回家中。
一路之上說又笑，
行走路过祖坟塋。(甩腔)
来在坟前留神看，
在那边坐着一个女花容。
看年紀滿不过十六七岁，
她眉清目秀齿白唇紅。
貌似天仙临凡界，
不亞如嫦娥降下广寒宮。
身穿着扎花大襖鸚哥綠，
下襖中衣石榴紅。
这样的俊俏人品出众，
她一定是康伯之女康秀英。(甩腔)
陈国宏夸不尽的姑娘好。(流板)

英：(唱)惊动姑娘康秀英。

低头正把女紅做，
耳旁忽听有人声。
举目留神四下看，(流板看介，邱三上，見二人又下)
在路旁站着許多学生。
个个手拿着小書本，
好似散学回家中。
在头前站着的一定是大学長，
像貌与众大不同。

年紀不过十五六岁，
人品生的一百多成，
天庭飽滿多主貴，
地閣方圓福不輕。
有一頂俊巾在头上戴，
兩根飄帶搭拉在前胸，
身穿着繡花袍子多（么样的）可体，
粉底皂靴在足下蹬。
眉清目秀長的俊，
臉蛋兒好似粉堆成。
男子長了个女子像，
不亞賽上方的左金童。（甩腔）
若与此人成婚配，
不枉爹娘把我生。
秀英越看越愛看，
心里扑冬滿面通紅。（流板）

宏：（唱）目不轉睛身不動，

看姑娘对我似有情。

我有心进前去与她說話，（宏欲进前，众学友扰乱介）

众家学友鬧鬧哄哄。（甩腔）

众学生：大学長哪！咱們走吧。在坎地边上看什么？咱們得回家吃飯去啦。

宏：（唱）众家学友推推拥拥，

故意的我把小扇往地下扔。（扔扇介）

跟随学友回家去，（流板 众拥陈下。康秀英急关

門介。行絃，開門，欲拾扇介。邱三上，咳嗽一聲下。英雙望門，又欲拾扇。邱三上，又咳嗽下）

英：（唱）噯……急坏姑娘康秀英。

公子把小扇扔在地，

一定对我也有情。

二次要把小扇取，（欲拾扇，邱三又咳嗽，英急挾扇肋下）

拾起小扇藏入袖中。

欢天喜地我把爹娘等。（走“花梆子”下）

三：（唱）好个丫头脑康秀英！（鎖板）

噯呀咧！康秀英这个丫头脑是人大心大，不作好事。她与陈国宏这个小杂种，竟敢在門外头，眉来眼去；陈国宏扔下金扇一把，康秀英拾起就藏在袖中，今夜晚間，陈国宏必来偷情。你这么着，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不免訛詐他几个錢花。他若不来，我就頂名叫門，进到屋去，她这小丫头脑子就难逃我手了！我定是这个主意。天气不早，我就不回家了，不免暫且躲在坟后等候便了。（急下）

第三場

登場人物：康秀英 邱三 康伯 張氏（起一更，清安板，康秀英上）

英：（唱）離樓以上打一更，

二爹娘探亲未回程。

思想白天門外情景，

若被人覷見可了不成。（甩腔）

欠身懶把牙床下，

心有所思乘上銀灯。

复坐牙床心暗想，

思想公子美俊容。

临行丢下描金扇，

一定是对我有意暗定情。

不知他是誰家的子？

也不知月老何时系赤繩？

胡思乱想心神不定，（流板，上邱三敲門介）

忽听門板响連声。

慌忙就把牙床下，

必是爹娘回家中。

走到門里止住步，

手扶門栓問一声？

（白）門外可是爹娘回来了？

（唱）連問数声無人应。（邱三拍掌介）

忽听拍掌我心內明。

不用人說奴知道，

必是白天那位書生。

来的正合奴家的意，

趁着二老未在家中。

慌忙开放門兩扇，（英开門，轉身时邱三掩入）

不見書生哪里行？

必是奴家胡思想，

心里發慌耳嘈惊。

回身关上門兩扇，
無精打彩回房中。（進房，邱三閃出）
呀！剛一進房吓一跳，
賊子是誰快說清！
秀英開口剛要嚷，

三：（唱）邱三堵嘴說消停。（鎖板）

慢着！慢着！我說姪女哪，你怎么連三叔我你都不認識了。

英：深更半夜，三叔來到我家為何？

三：姪女你吃了飯啦？

英：吃過了。

三：姪女你有絹子？

英：我們有。

三：叔給你买个胭脂罐子？

英：我們有。

三：叔給你买个大襖片子？

英：我們有。

三：叔叔我摸摸你的小臉蛋子。（邱三伸手摸英臉）

英：啊！三叔要放尊重一些！天已黑了，我二老爹娘又未在家中，三叔請便吧！

三：我知道你的爹娘不在家呀，我說秀英哪！

（唱）有邱三，笑盈盈，

叫声姪女康秀英。

白天你在門外把你爹娘等，

你与陈国宏眉眼傳情。

今夜晚三叔特来与你作伴，

怕你一人夜里冷清。

笑嘻嘻的向前凑，（流板，邱三摸英手，英后退）

英：（唱）气坏姑娘康秀英！

上前就是个大嘴巴，（英打邱三）

連把賊子罵几声。

你家也有姐和妹，

怎不与你那姐姐妹妹把親戚？（流板）

三：丫头！（梆子碎）

（唱）邱三聞听心不悅，

丫头胆大敢行兇。

我好心抬举你不肯，

惹的三爷把气生。

邱三越說心越惱，

解手刀子拿手中。

你若应了还罢了，

不应叫你命归陰城。（流板，以刀威逼之）

英：賊呀！（梆子碎）

（唱）心里害怕嘴里硬，

又羞又臊面緋紅。

高声大嚷喊救命，救命哪！（流板）

三：（唱）邱三着急下絕情。（鎖板）

好了头，你往那里跑。（杀过場，杀英死）我叫你嚷！小丫头子，还打我一个嘴巴，还敢罵我，起来呀！

（摸尸）哎呀！沒气啦。哎呀不好！不免逃走便了。也沒有什么东西可拿，（見尸穿紅褲子）不免把这条褲子剥下来，拿回家去給我老婆子穿去。（剥下）是非之

地，不可久待，逃走便了。（冲头，急下）（起五更，康伯、張氏騎驢，手鐙碎上）

康：（唱）夫妻探亲回家中，
霎时来到陈家坟塋。
一見大門还未閉，

張：（唱）張氏下驢一怔。（張下驢，康牽驢拴介）
女兒起床这么早？
敞着房門还点着灯。
走进屋来把丫头叫，
为什么我兒她不答应。（鎖板）

唉！这丫头哇，門也沒关，灯也沒吹，这是怎么弄的。
（康發現英尸）

康：哎呀！咱們丫头。怎么睡到地下了？丫头快起来！

張：哎呀！我說老头子你看：咱們丫头怎么脖子上淨是血呀！

康：这是誰把咱們丫头給杀死了！

張：罢了，我的兒呀！（扑尸大哭，三元腔）

康：丫头媽呀！別哭了，看看丢什么东西沒有？

張：媽的可憐的丫头哇！（边哭边找介，拾起金扇）老头子！不少什么东西，就是在咱們丫头身旁有一柄扇子。

康：这一定是賊人走时慌張，把扇子丢在咱家，拿来我看。

（張遞扇，康看介）这上边有字，必有賊人的名字。这么着，咱們拿这柄扇子去告。大老爷必識字，一看扇子上賊人的名字，必拿賊人到案，那就与咱死去的女兒，报仇雪恨了。你在家好好看守尸体，待我进城告扇子去便了。（下）

張：媽的丫头哇！（哭下）

第四場

登場人物：卢長清 二班头 四青袍 康伯

（回头，上四青袍、二班头、卢長清）

卢：（念）判断曲直与民清，

一片冰心玉壺中。（归大坐）

（詩）領憑上任轄庶民，

爱民如同爱子孙；

为人不把王法犯，

那个居官不爱民。

本州定州正堂卢長清。自我上任以来，真乃是路不
失遺，夜不閉戶。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人来！

班：有！

卢：放告牌掛出。

班：喳！放告牌掛出啦！（上康伯喊冤）

康：冤枉！老爷！

卢：堂下何人喊冤？

班：有一老者喊冤。

卢：上堂回話。

班：老头上堂回話！

康：喳！与老爷叩头。

卢：方才可是你在堂下喊冤？

康：正是小民。

卢：你叫什么名字？

康：小人名叫康伯。

卢：多大年紀？

康：五十六岁。

卢：你有何冤枉？

康：小人一輩無兒，所生一女，年長一十六岁。昨天我夫妻出外探亲，天晚未归，今天早晨回家，我女兒不知被何人杀死，望求老爷作主吧。

卢：死在床上，，死在床下？

康：死在地下。

卢：这就是了。你女被何人杀死，兇手是誰，你狀告何人哪？

康：回稟老爷，小人夫妻 出外探亲，並未在家，怎知杀人兇手是誰？

卢：你夫妻既是出外探亲，不知兇手何人，必有鄰居，作为見証。

康：我們是与老陈家看坟，独門独戶，並無鄰居作証。在我死去女兒身旁，有金扇一柄，必是賊人行兇之后，丢在我家，扇上有字，必有名字，大老爷請看。（呈扇介）

卢：拿来我看（班头呈上）原是七言詩一首，上写：

胜日寻芳泗水濱，
無边光景一时新；
等閒識得东風面，
万紫千紅总是春。

孟夏月陈国宏題。啊！康伯，你可知道陈国宏，他是何人？

康：陈国宏，他是我家少坟主哇，是个讀書之人，那可是个好人哪。

卢：小扇就是陈国宏之物，你女必是被他杀死。